

藝術教與學的積極面：兩個荷蘭的案例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and Learning Art: Two Dutch Examples



圖11.1 從阿姆斯特丹機場洗手間的陳設，可以看出荷蘭人對藝術的自豪，2006年攝

在2005年的全國「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的討論會中，許多基層的藝術老師表達現今面臨到的教學問題，其中有兩個重點是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及藝術升學的測驗方式。筆者認為介紹「他山之石」也許可以跳脫框架找到解決問題的線索，想起荷蘭美術教育學者Johan Ligtoet博士在1999年二月到美國北伊利諾大學美術院的講座中，介紹荷蘭當時的美術教育狀況以及美術升學的模式，使我對教師自我成長與學生升學評量有新的認識，在後來的教學路上一直回憶起Ligtoet教授帶給我的影響。本文所記載的內容，大部分取自於我當年上課時的講義與筆記。

荷蘭政府的教育文化科學部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底下設有一個教育的諮詢委員會 (Education Council，詳細架構請參閱荷蘭之國家年鑑)，此委員會轄有一個藝術教育小組，成員是由藝術師資培育機構的教授、學者與基層教師組成。每年四月，這個藝術教育小組根據全國的課程標準與各年級的能力指標，公告一年後各個年級美術課程的核心議題 (theme)，讓教師們有一整年的時間準備未來的課程。教師們在得到課程議題之後，開始進行靜態與動態兩種整合式的準備工作，靜態方面包括書籍、圖片、影片與其他相關資料的蒐集與交流，同一地區的教師常常會自行組成讀書會的非正式的團隊互通有無，透過同儕的合作與提攜使準備工作變得積極起勁，收集到的內容也豐富多元；至於動態方面的工作，學期中教師們會舉辦短期的研習，共同商擬課程的目標、架構並且研發教材，在執行此核心議題前的暑假，教師們則根據教學的需求，製作教具甚至到實地參訪以取得第一手的照片或文獻。

Dr. Ligtoet舉幾個典型的例子。有一年的議題是「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教師們在平時就閱讀相關的文獻、分工翻拍畫冊上的圖片、製作年表掛圖、思索可能的教學內容，這些準備工作經由討論與分享之後，教師們便可歸納並設計出合適的課程。到了寒暑假，部分的教師則組團前往義大利，親自走訪歷史古蹟、重要的博物館與大師的故鄉。身在歐洲大陸的荷蘭美術教師由於有地利之便，不但負擔得起旅費也願意參加這樣的文化採集活動；有時他們會邀請專家同行，一路上便是充實的學術之旅。教師們在一年之中，一方面施行前一年規劃好的課程，一方面準備下一學年的課程，可以預見他們隨時都需要進修與學習，教學的專業能力也持續地成長。

「認識生活圈」是另一個議題，荷蘭人包容各種民族與文化的開放性格相當著名，教育即是培養此性格的關鍵因素，讓學生認識自己居住的環境，長遠的目的就在於促進族群融合。在荷蘭，一些主要城市的邊緣住有不少吉普賽人，他們喜歡集體住在流動房屋並且自成一個社區，當地的教師就透過家庭訪問的方

教師自我成長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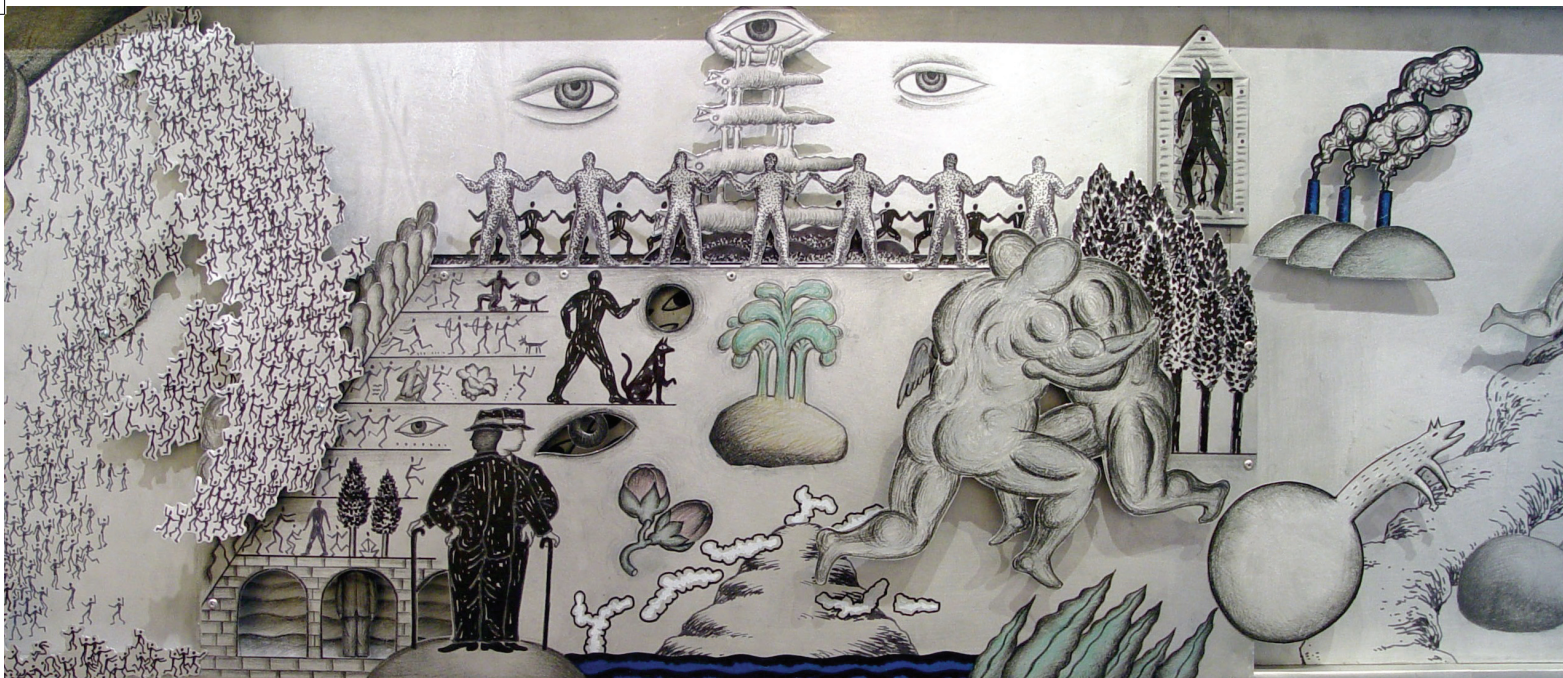


圖11.2 美術教師和藝術創作者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能夠靈活引用歷史或傳統的材料，使其成為教學或創作的元素。鄭政煌擷取米開朗基羅之傑作「創世紀」的概念，將反映今日世界現象的圖騰變成他所認為之二十一世紀的面貌。創世紀（局部）© 鄭政煌 2005

式，深入瞭解他們在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的習慣與價值，並將取得的資料轉化成讓學生認識當地多元居民文化的美術教材。也有一年的議題與肢體活動/舞蹈有關，教師們早早就需要計畫自己的進修時程，以累積足夠的知識與經驗，再將它們融入美術教學的設計中。

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出，訂定核心議題的目的是在提供基層教師一個課程發展的脈絡，教師們則循著該議題的大方向來設計課程與教材；藝術教育小組所設計的核心議題通常會反映時代的趨勢，以便活絡教學的內容，符合學生生活環境的現況。雖然核心議題與時俱進，但是有全國的課程標準與能力指標維持教育的基本意義與價值，教師在課程設計上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自由發揮，呈現教師專業能力的積極面，這應該與我國教育界爭論的「一綱多本」的意思類似；反省之下，我們的教師相當依賴教科書或現成的教案，「多本」常被誤解為多種版本的教科書，失去了教師自行發展多元教材的本意。荷蘭的教育主管機關會定期且嚴格地進行教師評鑑，以確保教師的品質與專業能力，筆者認為，由於有公平的評鑑與淘汰機制，每年美術課程的核心議題對教師而言才有約束力，使每一位教師保持該有的職業水準。

學生升學評量案例

在西洋美術史上，荷蘭籍的藝術家赫赫有名，譬如：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維梅爾(J. Vermeer)、梵谷(V. van Gogh)、蒙德里安(P. Mondrian)……等等，他們的成就塑造了荷蘭美術的傳統。在當代的教育制度中，荷蘭的美術專業教育依然保持一種嚴謹的篩選制度，使學校的教育資源能夠充分地協助學生在藝術上的學習與發展。荷蘭的學生在高中階段會面臨志向的抉擇：要接受職業教育或是高等教育？(按：荷蘭中等教育的學制與我國不太一樣，本文以相

對於我國的學制來解釋，荷蘭的教育文化科學部網站有詳細資料) 選擇職業教育的學生開始選修職業學程，選擇高等教育者則選修與性向相符的學術學程，有意進入美術學院或大學美術科系就讀的學生，在高中時就要選修一定數量的美術學分，累積自己的創作能力與美術知識，並在高中的最後一年參加為期一年的能力評量，這個評量的結果會是申請入學的重要參考。

登記參加美術評量的學生，通常會在學校中分配到一個工作的空間，未來的一年他們就在此空間進行美術創作和其他增進個人藝術實力的活動，這段時間的手稿、作品、筆記、參考文獻或畫冊、以及其他的資料都是評審團檢視的重點。評審團是由全國會考機構(國家考試中心)認證與聘任的，成員大多是美術科系的教授或學區以外的資深美術教師，他們根據全國統一的審查標準，定期前往責任區的高中訪視那些參加美術評量的學生。在每一次的訪視中，評審團除了查閱學生準備的書面與創作資料之外，還要與學生面談，以便深入瞭解學生在藝術上與心智上的發展。由於評量的目的和方式都源於「質性」法則，非常重視每一位學生創作思維的脈絡和與其對應的創作手法，學生自己要能清楚地陳述個人的主張、表現的意念、解決創作或藝術問題的策略、心路歷程…等等，使評審團能夠判斷該名學生在美術方面的資質與潛能。



圖11.3 清大藝術中心展唐唐發作品「小屋」一景。2003年攝

圖11.4 美術教師的責任在啟發學生視覺學習的能力，認識本地藝術創作者是一個方便又實際的方式，帶學生參觀展覽、與藝術家對話以及小組討論，可以增進學生在感受與知性的敏感度，圖為學生參觀唐唐發在清大藝術中心之作品「小屋」的情景。2003年攝



在評量的最後階段，全國的學生會收到相同的創作題目（等於是入學考試），他們便在學校的工作室中進行為期四週的創作。「打開門向右看」是一個例子(其他的題目範例有：「Walking Away with It」、「Look (at) Me」、「The Great Tearing Apart」等)，Ligtvoet教授說明這個題目的概念是一項人的行為與經驗，卻可以引發許多具體或抽象的創作聯想。學生首先要解題，再設定創作發展的方向，然後蒐集資料並繪製草稿，這些過程都要有完整的紀錄，以便在完成階段製作一本創作發展的作品集。由於創作題目的性質是開放的，所以學生創作的形式、材料、與展示方法也沒有限制；成果發表時，學生把個人的工作空間當成展場，陳列出他們所創作的「打開門向右看」。當代多元的藝術面貌對學生的影響亦反映在作品中，除了使用傳統的媒材之外，部分學生會用裝置、現成物、錄影…等新式的手法來表現創作的意念。評審團的成員有共識用相同的標準評分(有明列的評分規則與審查報告)，所以全國各所美術科系都採設計這個能力評量的成績報告，來審核申請入學的學生。

這樣的美術升學評量與我們大學學測的術科考試相當不同，我們的學生在術科考試之前必須接受有效率的「規格化」訓練，才能在考場上絲毫不出錯地展現繪畫的能力，然而，這樣的術科考試並不容易檢驗應考學生的創造力與藝術潛能，尤其閱卷的教授受限於考場公平原則，不能實地觀察考生的作畫歷程，很難判斷考生作品的表現方式是源於自己的主張或是訓練有素的結果。近年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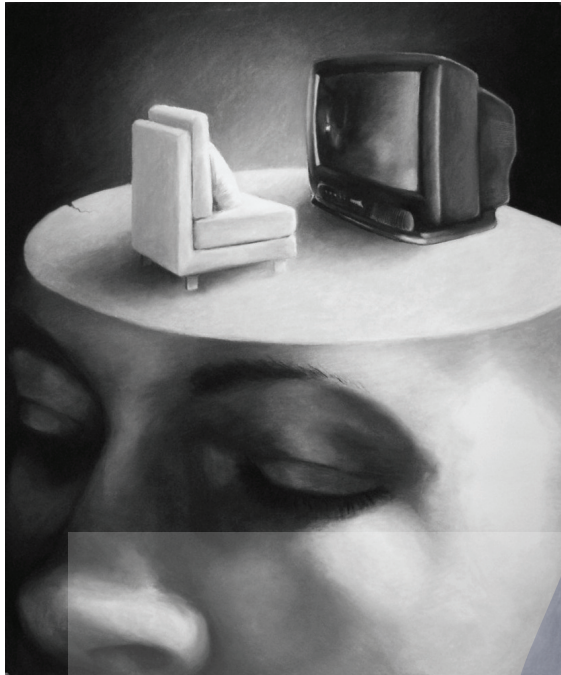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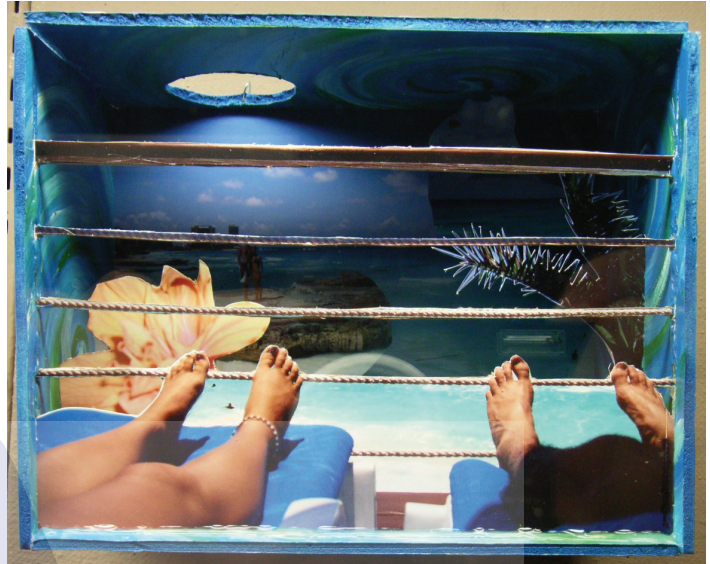


圖11.5-11.7 這是一系列表現「現代生活」的習作，在製作許多發想草稿之後，開始繪製精緻的習作，並用記載創作的過程，美國北伊大基礎科學生作品 © MP 2006





▲▼ 圖11.8、11.9 利用荷蘭藝術學校入學考試的概念，讓學生利用一個月的時間透過影像來表達一個觀念，蔡牧民以「人與椅子的關係」為題，製作一本書表現「坐」的親密與疏離的經驗 © 蔡牧民2006年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許多學校開始接受申請入學，各個科系透過自訂的評量標準選擇學生，應試的學生有較多的時間和機會表現自己的能力，不過送審的資料仍偏重「優秀的成品」，評審老師依然不易見到學生創作的心路歷程。

荷蘭的土地面積 (33,800 km²) 與台灣 (36,000 km²) 相近，人口數少於台灣 (荷：2005年16,335,509人；台：2004年22,690,000人，資料來源，荷蘭國家統計中心網站與中華民國年鑑九十三年版)，由人口密度和學齡人口的比例推算之，荷蘭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應該與台灣的教師相近，但是從Ligtvoet教授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荷蘭美術教師敬業的程度與「全年無休」的辛苦。他們為了輔導學生將來適才、適用和適得其所，必須投入許多的人力、物力與時間，使「教育」這件事對「人」產生價值，這就是所謂的「專業」。從「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的討論會中看到許多基層教師積極追求專業水準的渴望，希望上述荷蘭的案例能帶給我們更多的動力。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